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
第六十四本，第四分
出版日期：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

卜辭生字再探

蔡 哲 茂

殷卜辭有生字，作「土」，和金文及《說文》所云「象艸木生出土上」之形完全相合，它的用法大體有五種，如下

- (一) 當作「生長」的意義。在耤田播種或種藝之後卜問農作物是否能順利生長。
- (二) 當作「活」的意思。在田獵時卜問是否獲生鹿，及祭祀時卜問用生豕。
- (三) 讀作「姓」。卜辭「多生」與「多子」為對文，猶金文「百生」與「宗子」並列，亦猶古書「百姓」與「多子」對舉，所以「多生」就是後代所謂的「百姓」。
- (四) 當作「生育」、「子嗣」的意思，如「彝生」或「彝王生」。
- (五) 當作「來」的意思，如「生月」即「來月」。

以上五種用法，前三種古文字學界已獲公認，而後兩種郤先後有異見提出，因此本文對此進一步論証。

首先關於「彝生」，生字的意義應於「子」，這是由於古漢語名動相因，所生之「子」也可以稱為「生」，從卜辭屢見卜尋某「虫子」和卜問「有生」意義相同，再加上金文「字」字和文獻的「字」可解作「生」，金文「字」又與「子」可通用，字有生育的意義，顯然是由「子」字的名動相因，因此「彝生」或「彝王生」顯然是希望商王后妃能「受生」或「有子」而不是替王祈求長壽。

卜辭常見「生月」或「生幾月」，陳夢家很早就根據文例指出「生月」的意義即下一個月。但由於文獻上未見「生」可訓「來」，因此引起懷疑，甚至有人以為「生月」指「本月」。從古書提到月亮之圓缺，常用死生來比況，在古人觀念中，下一個月，月亮就漸漸生出來，因此「生月」即指來月，那就不言而可知。

卜辭有「呼弱牲生于東」的記載，僅一見，由於殷王室時常向諸侯徵牲，所以「牲牛」「牲羊」或「登牛」「登羊」常見，從古書上的「大牲」指牛，而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作「大生」，又古書之「五牲」指牛、羊、豕、犬、雞，而《日書》作「五生」，又《日書》「同生」《秦律》十八種作「同牲」等例來看，「生」「牲」可通用，因此所謂「牲生」應即「牲牲」，是指向服屬之地徵牲，猶《左傳》哀公七年的「吳來徵百牢」事，此卜辭「生」可讀作「牲」之例僅一見，因此附錄本文，以備將來証據充足再作詳論。

殷卜辭有生字作「𡇗」，和《說文》生下所云：「象艸木生出土上」之形完全相合，它在卜辭中的用法大体上有以下幾種。

(一) 當作「生長」的意思，如：

(1) 甲申卜，賓貞：呼耤，生？

貞：不其生？

合 904 正（丙 233、330）（圖 1）

(2) 王口曰：丙其雨，生。

合 904 反（丙 234 331）（圖 2）

(3) 貞：王其虫𦨇（藝），口

不其生？

合 5908（乙 3359+乙 3251+乙 6761+乙 7353）（圖 3）

(4) □𦨇，不其生？

合 9555（乙 3534）（圖 4）

(1) (2) 是說甲申那一天，貞人賓貞問，叫人耕耤後農作物能生嗎，王視兆鑿之後，說在甲申叫人耤田播種之後，如果第三天丙戌這一天下雨，種的作物就能夠生長出來。¹ (3)(4) 的「𦨇」猶《詩·楚茨》「我𦨇黍稷」及《書·酒誥》「純其藝黍稷」的藝字，雖然所種的農作物不詳，但可能也是黍稷之類，占卜的目的是卜問能否順利生長。²

(二) 當作「活」的意思，如：

(5) □其隻（獲）生鹿？

合 10270（粹 951）（圖 5）

(6) 癸酉卜：虫生豕？

合 15068（掇 1.311）（圖 6）

(7) 其戕？

衷生用？

懷 1392（圖 7）

(5) 是指田獵獲得活的鹿，(6) 是用虫祭時用活的豕，(7) 是先卜問將祭牲殺

1 詳裘錫圭「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」《農史研究》八輯 35 頁。農業出版社 1989 年。

2 詳裘錫圭「釋殷虛甲骨文裏的『遠』『𠀤』（邇）及有關諸字」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二輯 93 頁。北京中華書局。

掉祭好，還是活著祭好。³

(三) 讀作「姓」，如：

(8) 辛卯卜，即□？

貞：東多生射？ 合 24140 (圖 8)

(9) □多生射？ 合 24142 (南明 194) (圖 9)

(10) 東多生饗？

東多子饗？ 合 27650 (甲 380) (圖 10)

卜辭多子與多生爲對文，猶金文善鼎宗子與百生並列，⁴ 亦猶《逸周書·商誓》多子與百姓對舉，卜辭「多工」又可稱「百工」(屯南 2525) 多生就是後代所謂的百姓。

(四) 當作「生育」「子嗣」的意思，如「叢生」或「叢王生」。

(五) 當作「來」的意思，如「生月」即來月。

以上卜辭「生」字五種用法，前三種古文字學界已得到公認，對後兩種用法，先後有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，因此對後兩種意義，便有再加討論的必要。

卜辭有「叢生」一辭，如下：

(11) 辛酉卜：要叢有生？ 合 22100 (乙 5405) (圖 11)

(12) □叢生光于□ 合 34077 (京 4764) (圖 12)

(13) □貞：其叢生于高□

癸未貞：其叢生于高妣丙？

合 34078 (前 1.33.1) (圖 13)

(14) 乙巳貞：丙午酌叢生于妣丙牡三牡一白□

合 34080 (人 2300) (圖 14)

(15) 辛巳貞：其叢生于妣庚妣丙牡牡白犬？

合 34081 (粹 396) (圖 15)

³ 詳劉釗「釋甲骨文藉、羲、蠭、敖、𠁧諸字」《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》1990年2期13頁。

⁴ 詳見《殷虛文字甲編》380片考釋。

(16) 戊辰貞：其皋生于妣庚妣丙，在祖乙宗卜？

合 34082 (拾 1.10) (圖 16)

(17) 口辰貞：其皋生于祖丁母妣己？

合 34083 (後下 26.6) (圖 17)

(18) 于來庚子彭皋生？

合 34086 (佚 76) (圖 18)

(19) 丁丑貞：其皋生于高妣丙大乙？

丁丑貞：其皋生于高妣其庚彭？

屯南 1089 (圖 19)

(20) □卜，爭貞：皋王生于妣庚于妣丙？二月

懷 71 (圖 20)

(21) 貞：皋王生宰于妣庚于妣丙？ 珠 30 (圖 21)

又有「受生」一辭，如：

(22) 丁酉卜，方貞：帚好有受生？

王固曰：吉，其有受生？

合 13925 正反 (外 141) (圖 22)

自郭沫若在粹 396 片考釋指出「皋生者，當是求生育之事」，爾後之考釋者率無異辭，如祥恒師說：「求生者，求子也。」又珠 524 「己卯卜，敵貞：父乙帚好生保」，祥恒師以為「此乃企望父乙保佑帚好生子也。」⁵ 陳煒湛氏也說：「『皋生』與『受生』相對。皋生為求生，即求子，受生即為有子。」⁶ 但日本島邦男氏則以為「可見『爻土』乃祈求王之長生之事，而非指生育之事。」⁷ 最近趙誠氏又提出和島氏相同的意見，其云：

「以為皋生之生指生育之事，基本上被學者們所接受，徐中舒主編的《甲骨文字典》把『皋生』直接解釋為『祈求生育之事』（六八八頁）就是很好的說明，其實，這種解釋純粹出於現代人的推測。這種推測的思路很簡

5 《中國文字》5期「釋生」。台灣大學。

6 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四輯「卜辭文法三題」。

7 《殷墟卜辭研究》中譯本 317 頁。台北鼎文書局，1975 年。

單，生育是女人的事，先妣都是女性，向先妣畢生，自然是祈求生育。從後代來看，生與育緊相聯繫，說生是生育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。……從甲骨文的詞義系統來看，生與活是聯繫在一起的，由此來看卜辭的「畢王生」是祈求王活之義，生由生長義引申為活義再引申為長生之義，從漢語詞義發展的歷史來看，是非常自然的現象，後代經常『求生』連用，其中的生或指生存，或指活，和甲骨文『畢生』之生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當有一定的聯繫。」⁸

「畢王生」的「生」是否如趙氏所言，是由活再引申為「長生」之義，不無可疑，最近冀小軍氏則提出：

「生，不少人認為是生育的意思，我們認為其義應近于『子』，古漢語名動相因，所生之子也可以稱為生（古書中多寫作姓）。《廣雅·釋親》『姓，子也』。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：『姓者，生也，子孫之通稱也。』『姓與生古同聲而通用』。《左傳》昭公四年：『問其姓，對曰：「余子長矣」』，杜注：『問其姓，問其有子否。』皆可証。」⁹

按冀說可從，古書上作為子孫之通稱的「子姓」（見《楚語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儀禮》），又可作「子姓」（輪轉），姓、姓即生，子姓為同義複詞，又卜辭常見卜帚某「虫子」和前舉見（11）「有生」應為同義。如：

(23) 庚子卜，殷貞：帚好有子？

辛丑卜，殷貞：祝于母庚？ 合 13926 (鐵 127.1) (圖 23)

(24) 帚好毋其有子？

帚好有子？ 合 13927 (圖 24)

(25) 癸未卜，殷貞：帚姘有子？

貞：帚姘有子？ 合 13931 (丙 190) (圖 25)

(26) 貞：帚媒有子？

合 13933 正 (前 3.33.8) (圖 26)

8 《古代文字音韻論文集》「甲骨文字補釋」二生字補釋 中華書局，1991年，北京。

9 「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畢字」，《湖北大學學報》1991年1期。

(27) 貞：帚^𠂔有子？ 合 13934 正（乙 5286）（圖 27）

(28) 口卯卜：帚^𠂔有子？ 合 13935 （粹 1243）（圖 28）

(29) 壬辰卜，𦥑貞：帚良有子？ 合 13936 正（乙 2510）（圖 29）

(23) 卜問帚好有子，次日又祝于母庚和彝生于高妣丙妣庚意義是相同的，它辭又有「帚其亡得子」（合 8925 正）子和生意義相通，尙可以吳王光鑑「唯王五月，既字白期，吉日初庚」的「既字白期」為例，郭沫若氏以為「既子白期，當即既生霸，子同孳或滋，生也。白乃古伯字，與霸通。」¹⁰

于省吾氏贊成郭說云：

「『既子白期』之『子』本應作『字』，吳王光鑑兩器，其中一器『字』較為清楚。《山海經·中山經》：『服之不字』郭注：『字，生也』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『字，生也』，按『字』訓生育之生，與生長之義本相因……『既字白期』解作『既生霸期』就文字訓詁和通假來說，就上下文義來說，都是通順無阻的。」¹¹

按字從子聲，字有生的意義，顯然與子有關係，如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字下云：「乳也，从子在宀下，會意，子亦聲，按人生子曰字，鳥曰孚，獸曰螽。」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「人字」字即「生子」，古書中字義可通生育之例如下：

《墨子·節用》：「十年若純，三年而字，子生可以二三年（《墨子閒詁》「年字疑當作人」）矣」。

《易·屯卦》：「女子貞不字，十年乃字。」

虞注：「字，妊娠也。」

清朱亦棟《十三經札記》云：「此『字』字當作生育解。」

金文中字可通子用，如梁其簋「百字千孫」，梁其鼎、壺則作「百子千孫」，人生子曰字，「字」有生育的意義，顯然由「子」字名動相因，而另作「字」為生子之義。

10 「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」《考古學報》1956 年 1 期，後收入《文史論集》299 頁。

11 「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」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，北京中華書局，1979 年。

因此，由文獻「字」可解作「生育」，可知「皋王生」也是祈求商王子嗣，和金文中的「皋壽」（衛鼎、瘞鐘）求「彌生」（鞶鑄）意義不同，指的當然是后妃如帚好等能「受生」或「有子」，而不是替王祈求長壽。

殷卜辭中有「生月」或「生幾月」，屢見不鮮，其例如下：

(30) 貞：生十三月帚好不其來？

癸酉卜，亘貞：生十三月帚好來？ 合 2653 (圖 30)

(31) 辛酉卜，亘貞：生十月，匍不其至？ 合 4678 正 (圖 31)

(32) 辛未卜，爭貞：王于生七月入于商？

合 7776 (前 2.1.2) (圖 32)

(33) 癸酉卜，亘貞：生月多雨？ 合 8648 (圖 33)

(34) 王固曰：今一月其虫至隻（獲）女，其于生二月𠂇？

合 10964 反 (乙 7288) (圖 34)

(35) 貞：生八月帝不其令多雨？

辛未卜，爭貞：生八月帝令多雨？

合 10976 正 (乙 5329) (圖 35)

(36) 丙午卜，韋貞：生十月雨其隹雹？

丙午卜，韋貞：生十月不其隹雹雨？

合 12628 (京 1) (圖 36)

(37) 癸未卜，爭貞：生月帝其弘令雷？

貞：生月帝不其弘令雷？ 合 14128 正 (丙 515) (圖 37)

(38) 辛巳卜：庚生月伐夷方？八月 合 33038 (圖 38)

(39) 庚寅卜貞：于𠂇十月

貞：于生十一月令壘？ 英 834 (金 569) (圖 39)

(40) 丙申貞：方其又事于生月？ 英 2450 (圖 40)

甲骨文中的「生月」一辭，其意義為下月，陳夢家氏在《卜辭綜述》 117 頁、 118 頁發其覆，學者信然從之，陳氏云：

「卜辭『生月』之生作土，向來誤釋為之，讀作之月，以為是本月，是

月，下列各辭可以證明『生月』是下月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1 茲月至生月又大雨 | 庫 998 |
| 2 茲月又大雨 | |
| 于生月又大雨 | 下 18.13 |
| 3 丁丑卜，賓貞：壘往，六月 | |
| 丙辰卜，賓貞：于生八月肅 | 粹 508 |
| 4 辛亥卜生月乙亥肅系，立中 | 粹 398 |
| 5 乙亥卜，生四月妹虫史 | |
| 今三月虫史 | 甲 209 |
| 6 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 | |
| 帝其于生一月令雷 | 乙 3283 |
| 7 庚寅卜貞于噩，十月 | |
| 貞于生十一月令壘 | 金 569 |
| 8 丁亥卜王出，今五月 | |
| 口亥卜王于生月出？ | 庫 983 |
| 9 辛亥卜內貞：今一月雀正化其虫至？ | |
| 其于生二月至？ | 乙 7289 |

由 1、2 知生月與茲月相對而生月在茲月之後，由 3 可知六月丁丑至丙辰為 40 日，丙辰為七月，則生八月指丙辰卜時之下一個月，由 4 知辛亥至生月乙亥為 25 日，則生月應指下一個月而非下兩個月。由 5「今三月」『生四月』之對貞，知所卜是今月或下月。由 6 因十三月之後為明年之一月，故今十三月後之生一月是明年之一月。7 之十月在銘末義為今十月，生十一月指下月，8 於丁亥日卜王今五月出或下月出，由 9 今一月與生二月對貞，可以確定生二月乃是正月後的一個月，即二月。」

對於陳氏的此一說法，懷疑者也不乏其人，如李陸琦先生在《甲骨文字集釋》生下云：

「陳氏訓生為來，後世文獻中無用此義者，其說亦未足以厭人意也。」

而肖楠氏也說：

「陳說是否有理，卜辭中很難找到証據，屯南 345 為之提供了新的材料，今列舉如下：

- 1 暮出𦥑，受年？大吉。
- 2 及茲夕出𦥑，受年？吉。
- 3 于生夕出𦥑，受年？吉。
- 4 壴丁卯出𦥑，受年？

(圖 41)

在此片卜辭中有四個時間概念：暮（即莫、暮）茲夕、生夕、丁卯，它們的先後次序應該是暮→茲夕→生夕→丁卯，夕也可讀月，但從本片卜辭上下文義看，出𦥑是收割某種莊稼，也可能是收割黍，因卜辭中習見𦥑黍，收獲莊稼的時間不宜拖得太長，故以月計太不合適，暮是當日傍晚，茲夕是當日夜間，生夕是次日夜間，這四個時間概念應該是暮是當日傍晚，茲夕是當日夜間，生夕是次日夜間，丁卯是第三日，在這裏，茲夕與生夕是相對的，茲是指今，生則是指來，這種解釋如果是正確的話，當為陳說提供一個佐證。」¹²

趙誠氏云：

「卜辭生字有時加在表示月份的月或某月之上，以表示時間，如『土𠄎』（生月）『土𠄎𠄎』（生八月）『土𠄎𠀤』（生十一月），這個生肯定是指未來時，但確切意見不清楚，有人認為生月即指下一月，生八月即指下一個八月（佚 938），但証據不足，尚不能作為定論。」¹³

又云：

「我們發現，卜辭中除『生幾月』之語，還有『今生幾月』之語，如『庚寅卜，今生一月方其亦有告。』（《合集》六六七三）、『丁酉卜，今生十月王敦御，受祐』（《合集》三三〇六九），《屯南》四五一六同）。從大意可以清楚地看出，『今生一月』即今一月，『今生十月』即今十

12 「小屯南地甲骨綴合編」《考古學報》1986 年 3 期。

13 趙誠《甲骨文簡明詞典》268 頁，北京中華書局，1988 年。

月，生根本沒有來義，更有意思的是卜辭中還有『來生二月』（《合集》一一五六二正）之語。『來生二月』即來二月，這就從另外一個方面進一步證明了生絕無來義。其實，卜辭生幾月之生為本生，本性義最初的用法，生月即本月；生三月即三月，但多了有一點強調的意味，與單講三月略有不同。也就是說，生月即本月，並非來月，還可以從下列一條卜辭得到證明：『丙午卜，丘生月雨。癸丑允雨』（《合集》二〇四七〇），丙午距離癸丑共八天，在同一旬之內，商代曆法以干支紀日，一個月的日數大月為三十日，小月為二十九日。從《小屯甲編》二一二二版所記九個月的卜旬辭以及董作賓《殷曆譜》下編卷《日譜》的推算來看，丙午至癸丑這八日在一般情況下都屬於同一個月，則卜辭所說的生月實即本月。

對上述意見可能產生懷疑的卜辭，曾經發現一條，即《合集》二九九九五之『茲月至生月有大雨』，按照周秦以來古代漢語的一般用法，茲用作代詞或指示詞，近似於此，大體上可譯為『這』、『這裏』、『這個』等等，應該是近指。由此來看這條辭，茲月就是這個月，生月當然就是下個月，也就是來月。可是，商代漢語的茲，和周秦以來的茲，在用法上並不相同。從卜辭的實際用法來看，茲實際上是一個不定的指示詞或指示代詞，可以近指這也可以遠指那，而遠指的成份要大一些，詳見《茲字補釋》，這裏的茲正是遠指，『茲月』即上個月，『生月』與其它的生月用法同，均指本月。「茲月至生月有大雨」實是上個月到這個月有大雨之意。」¹⁴

又劉桓氏則以為：

「今月是本月，生月是來月（陳夢家說），合指則省稱為『今生月』，惟卜辭言『今月』或『生月』時多記月名，若合指時連稱則嫌累贅，故有『今生一月』之省稱。『今生一月』者謂今月（十二月或十三月）與一月也，陳夢家謂『今生一月』即二月實誤。他辭有『今生四月』（甲 209）

14 同註 8

即指三月與四月。『今生十一月』（甲 954）即指十月與十一月。」¹⁵

我曾在「讀殷契萃編小識」¹⁶ 補充陳說生字訓來之理由，今見肖、趙、劉三家新說亦不足以破陳說，對三家新說便有檢討的必要。

在古書中提到月亮之圓缺，時常用死生來比況，如：

《楚辭·天問》云：

「夜光何德，死則又育，厥利維何，而顧菟在腹。」

王逸注：

「夜光，月也。育，生也。言月何德於天，死而後生也。」

《孫子虛實篇》：

「日有短長，月有死生。」

《鶻冠子·泰鴻》：

「月信死信生，進退有常，數之稽也。」

《鶻冠子·王缺》：

「月信生信死，終則有始。」

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甲種：

「月生一日，十一日，廿一日，女果以死。」

「月生五日曰杵。」

《淮南子·天文》：

「月死而贏杉瞧。」

《黃帝四經·經法》：

「（月信生信）死，進退有常，數之稽也。」

《漢書·律曆志》：

「所謂陽曆者，先朔月生，陰曆者，朔而後月乃生。」

《禮記·禮運》：

「和而後月生也，是以三五而盈，三五而闕。」

15 《殷契新釋》 118、119 頁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89 年。

16 《書目季刊》 10 卷 4 期。台北學生書局。

西方宗教神話學者艾烈德（Mircea Eliade）在「永恒復現的神話」（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）上說：

「月亮是最先死去，但也是最先重生的，在談到死亡與復活、生育、再生，發端等等的相關理論時，我們隨處可見月的神話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……事實上人的出生、成長、衰老、及消逝，也近似於月的一週期。」¹⁷

卜辭「生月」之生字，為何可以訓來，後世文獻固然沒有這個意義，但月亮的盈虧，正如生物的生死，這在上舉《楚辭》《孫子》《鶻冠子》《經法》等書都有記載，而《說文》霸字下云：「月始生魄然也，承大月二日，小月三日，从月羣聲，《周書》曰「哉生霸。」《尚書·康誥》：「惟三月哉生魄。」《釋文》引馬融注：「魄，朏也，謂月三日，始生兆朏，名曰魄。」金文中只有「既生霸」，沒有「哉生霸」。王國維在「生霸死霸考」上說：「余覽古器物銘，而得古之所以名月者凡四，曰初吉，曰既生霸，曰既望，曰既死霸，因悟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為四分……八九日以降，月雖未滿，而未盛之明則生已久，二十三日以降，月雖未晦，然始生之明固已死矣。」月光的盈虧，在古人的觀念中，下一個月，月亮就生出來。所以「生月」即指下一個月，那就不言而可知了。

至於肖楠提出屯南345把「茲月」「生月」的月字讀成「夕」，固然甲骨文中「月」「夕」不分，但此處仍應讀作「月」。「茲月」「生月」相對，前舉陳氏文外例甚多，肖楠提出讀成「夕」是從「」字釋成「暮」而來，卜辭中「暮」與「夕」都是表示時間概念的字，和「旦」、「大采」、「昏」、「中日」、「郭兮」、「昃」、「小采」等構成區分一日的時辰，卜辭中也有「暮」與「夕」相對或暮出省田，如：

暮往夕入，不霽雨？

王其省孟田暮往執入不雨？

屯南 2383

17 Mircea Eliade (1907年生)為羅馬尼亞宗教史家，此處引文取自李達三「新正話月」一文，見《從比較神話到文學》330頁，東大圖書公司，1977年，台北。

口暮省田執入亡哉？

合 28630

也有在「暮」去收穫農作物，如：

乍見暮穡？

屯南 3835

但屯南 345 的「暮出𠂇」即使表示傍晚去收割農作物，但也無法就把同版的「及茲月」和「于生月」的「月」字讀成夕，至於屯南 345 的「及茲月」和「于生月」占卜時間可能是在月底，那麼收割時間當然不致太長，從卜辭上看也無法看出丁卯必為第三日，所以肖說是可商榷的。屯南釋文則又釋為「茲月」「生月」不釋作「夕」，很顯然的已放棄讀月為夕的說法。

至於趙氏引「今生幾月」，陳氏在《綜述》 118、119 頁上也有所說明。

「卜辭的現在式與未來式常結合起來，其例如下：

辛亥卜，爭貞：今來乙卯虫于成十牛	乙 4761
丁丑卜，今來乙酉虫于成五牢七月	續 1.48.3
辛未卜，殼貞：今來甲戌彭王亥	乙 5355
丁酉卜，何貞：今來辛丑王勿窾其彭	甲 2476
庚寅卜，爭貞：今來乙未彝	善 4435、4438
口丑卜，爭貞：今來歲帝（令雨）	廣州市博物館（容）
今來歲我受年	乙 979、1732、4429
庚寅卜，今生一月方其亦虫告	甲 3066
今羽受（黍年）	
今秋畧黍年	粹 878
辛未貞：今羽知王	甲 909

……今來附於日名之前，其義仍為未來式，從卜之日計數，則今來某日在下旬、本旬，皆不出二旬，今來云云近乎，「最近的將來」，以此例之則「今生一月」即即來之下月。」

至於趙氏所引合 11562 正之「來生二月」（圖 42）為殘辭，讀法恐怕也有問題，或許應讀成「口今生二月口來口」，又趙氏所引合 20470 也應讀作「丙午卜，其生月雨，癸丑允雨？」（圖 43）其字作𢵤非丘字，丙午與癸丑，也未必非

在一個月內，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501頁也作了同樣的釋讀，事實上其字刻作「」例子非常多，屢見於合集第七冊，如合 20411 「癸酉卜貞：方其圍，今二月，印不執，余曰：方不其圍，允不」（圖 44）前一其字作「」，後其字作「」，劉桓氏所引甲 209（圖 45）及甲 954（圖 46）俱無「今」字，合 33069 有「丁酉卜，今生十月王敦彌？受祐。」王敦伐彌即在下個月十月，不可能如劉說指九月和十月。如同甲 3066 「今生一月，方其亦生告」，只能是說在下個月一月時來告，不指十二月（或十三月）和一月來告。「茲月」指的是這一個月，「生月」指的是下一個月，「今生月」指的是「即來的下一個月」，陳說正確是無可懷疑的。

結語

生字造字本義是象草木生出土上之形，後來由生長義引申有「活」義。而人所生之子也可以稱為「生」，所以卜辭「生」、「生王」指的正是祈求商王子嗣，也就是希望后妃們能「受生」或「有生」、「有子」，而不是祈求王的長生。至於卜辭的「生月」，即緣於古人不知月亮盈虧的道理，由於下個月月亮就漸漸生出來，所以用生月來表示下個月。前賢對「生」與「生月」的解釋正確，是可以信從的。

附錄

卜辭「生」字還有一種用法，疑讀作「牲」，其例如下：

己巳卜王貞：乎弱^牛生于東？ 合 20637 (人 3155)

貝塚茂樹、伊藤道治在人 3155 的考釋上曾指出^牛字的用法和征伐卜辭中的^牛人，表示動員軍隊，以及^牛羊，向神奉獻牛犧牲等用法相同。

按卜辭中常見^牛牛、^牛羊，其例如下：

貞：乎^牛牛？ 合 97 正

貞：^牛牛于^火？ 合 8934 正

貞：犮牛于奠？	合 8936 (乙 6583)
貞：乎犮牛？	合 8937 (佚 669)
癸酉卜，王乎弌犮牛？	合 8939
貞：令弌又犮左牛？	合 8943
貞：犮雀犮牛？	合 8945 (京 2134)
□亥卜，𦥑貞：王其乎犮尋伯出牛？又正	
貞：勿乎犮尋伯出牛不其正？	合 8947 正 (乙 3328)
勿乎犮羊？	合 8949
貞：勿乎犮羊？	合 8950 (續 1.35.3)
貞：乎□牛于北土？	合 8783

又有登牛、登羊，如：

貞：登牛？	合 8957
貞：其登牛隹又于唐？	合 13390 正
登大甲牛三百？	懷 904
□登羊三百？	合 8959
□登羊？	合 8960

又有出羊、出牛，如：

貞：乎邑人出羊牛？	丙 333
貞：勿乎弓出羊？	鐵 162.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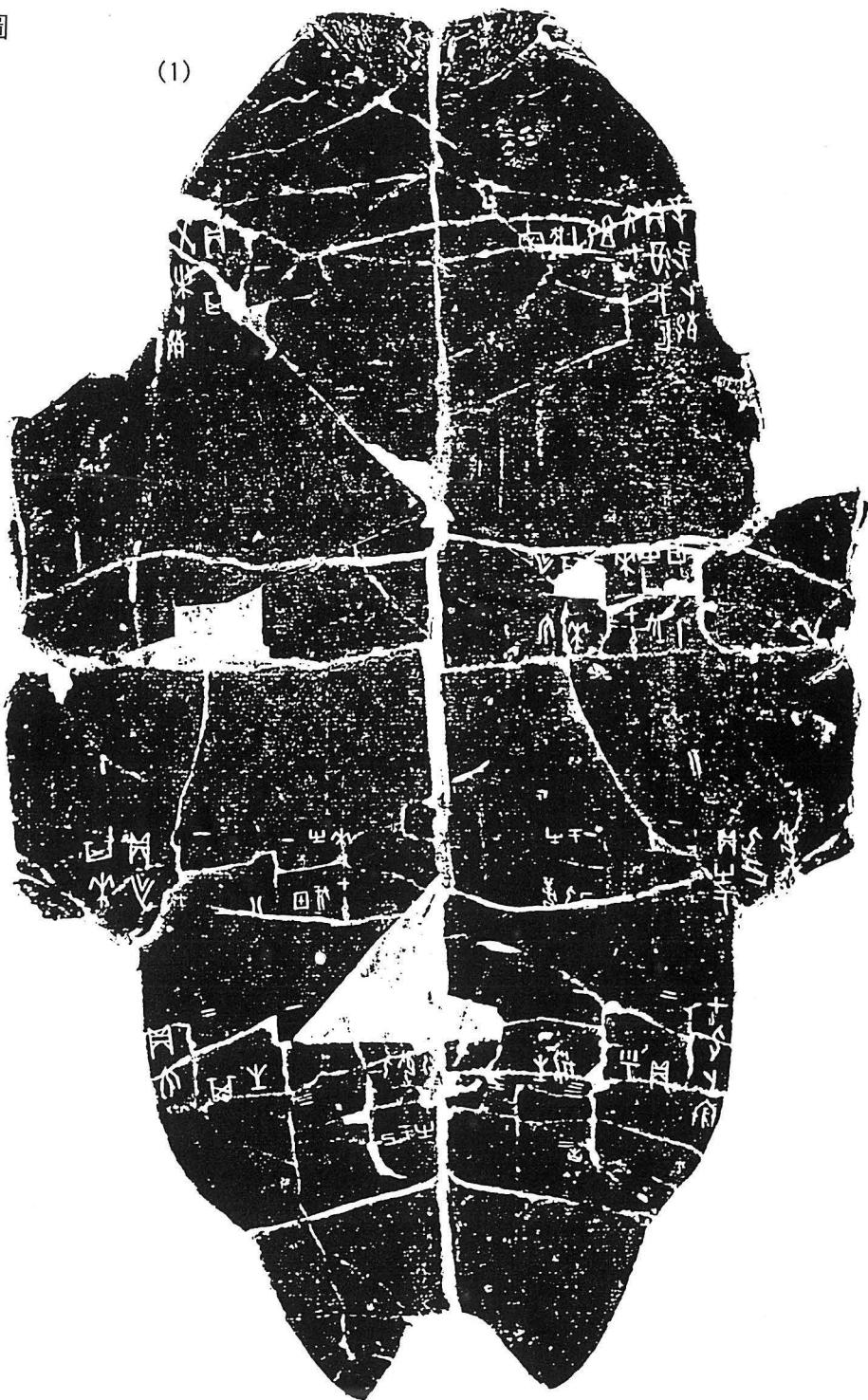
《說文》牲字下云：「牛完全，从牛生聲」，段注云：「引伸爲凡畜之偁。」《周禮·庖人》注：「始養之曰畜，將用之曰牲。」《穆天子傳》：「官人陳牲全五口見。」注：「牛羊之品曰牲。」《尚書·微子》：「今殷民乃攘竊神祗之犧牲用。」傳：「牛羊豕曰牲。」《大戴禮·曾子天圓》：「序五牲之先後貴賤。」注：「五牲，牛、羊、豕、雞、犬。」《周禮·膳夫》：「膳用六牲。」注：「馬、牛、羊、豕、犬、雞也。」古代牛被稱爲大牲。如《左傳》僖十九年：「小事不用大牲。」《易萃》「用大牲。」鄭注：「大牲，牛也。」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「入臣徒、牛馬，它生」、「出入貨及生」、「其生白」、「其生

清」、「不可祠祀，殺生」、「以殺生必五生死」，日書乙種「大祠，以大生兇」生皆讀作牲。日書甲種「戊午去父母同生」，而秦律十八種「百姓有母及同牲爲隸妾」，「牲」讀作「生」。《論語·鄉黨》：「君賜生，必畜之。」《釋文》：「魯讀生爲牲。」是生牲可通假。卜辭「呼弿犧生于東」，又有「乎弿犧牛」，從犧牛、犧羊等例來看，可見「牛」應是「生」之一種，那麼「生」字很可能讀作「牲」，指牛羊而言，殷卜辭未見牲字，周原甲骨（H11.42）始見「牲」字。金文矢方彝、矢尊、孟鼎首見「牲」字，從形聲字的形成，意符後加，可見卜辭的「呼弿犧生于東」應是命令弿到東方去徵牛羊類之犧牲，猶《左傳》哀公七年「吳來徵百牢」之事。「生」字讀作「牲」或爲不繆。

（本文於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十八日通過刊登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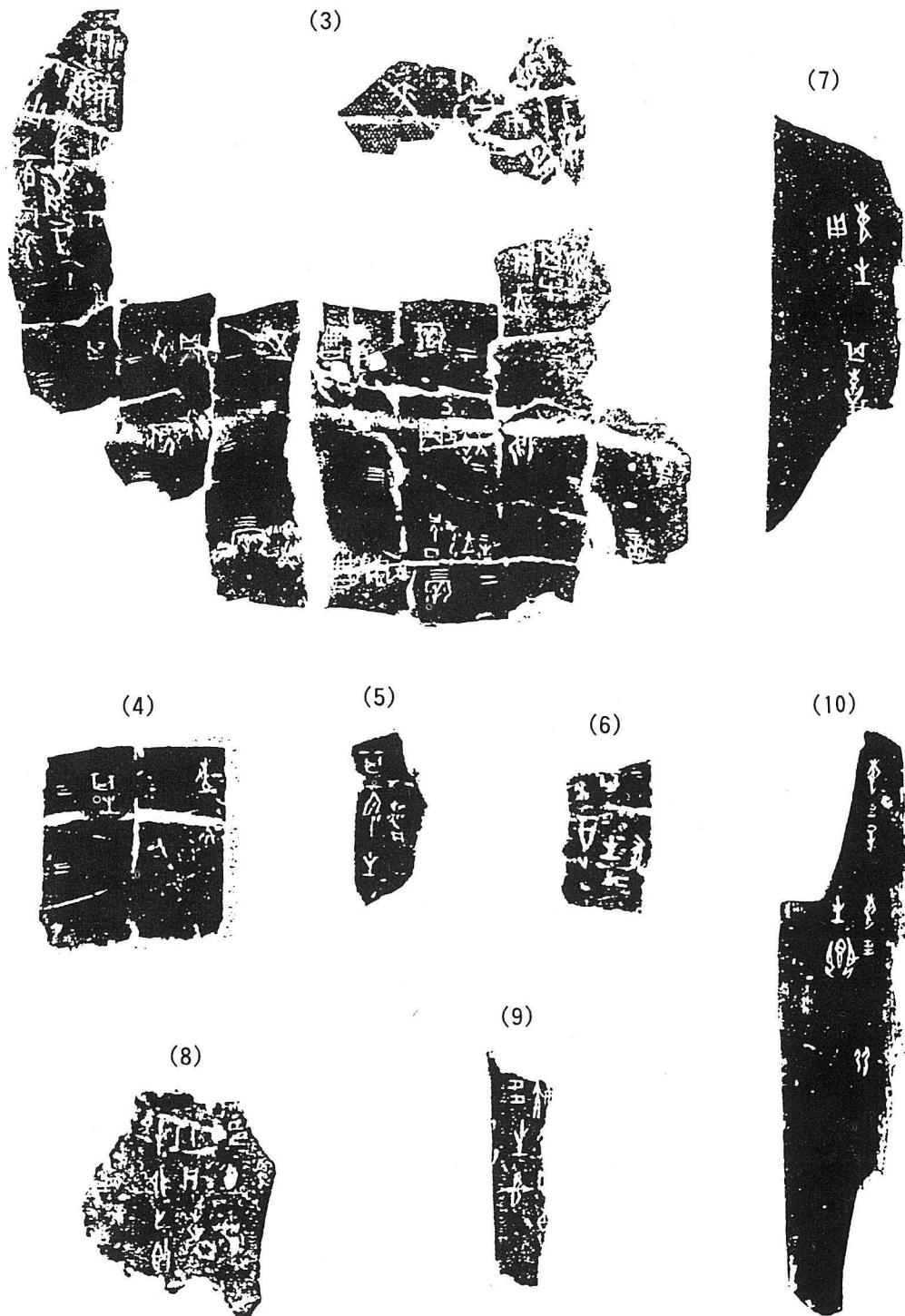
附圖

(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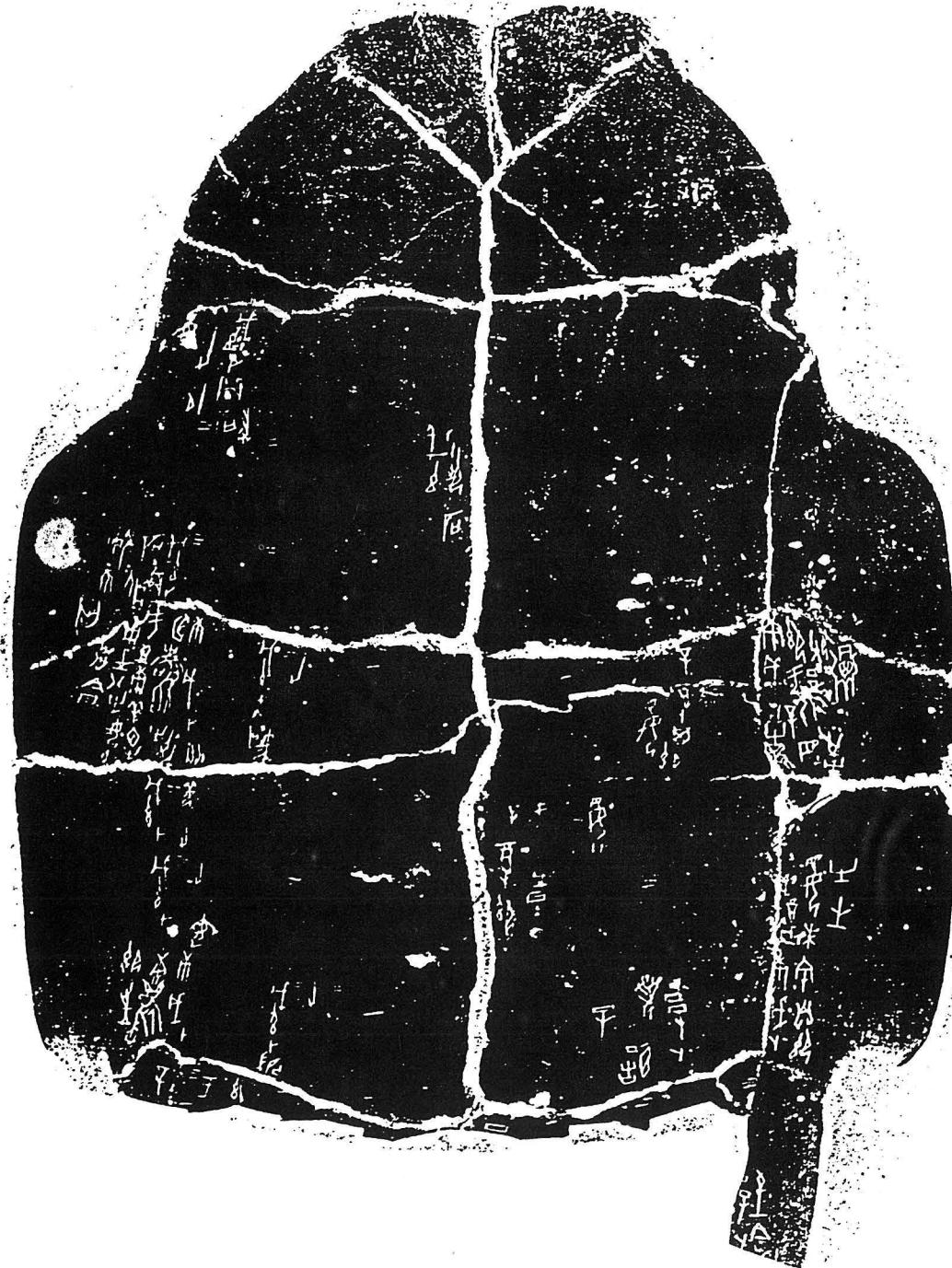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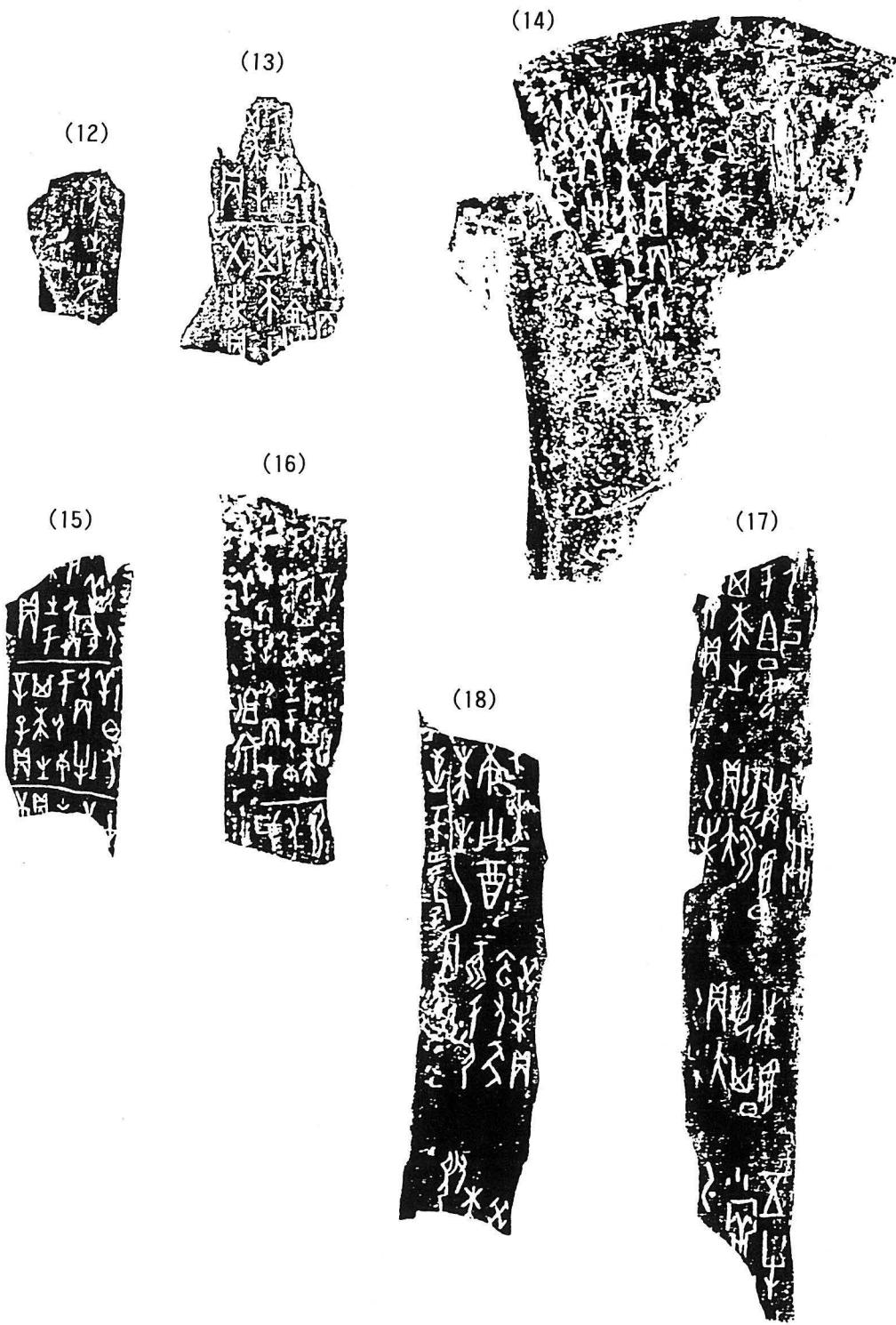
(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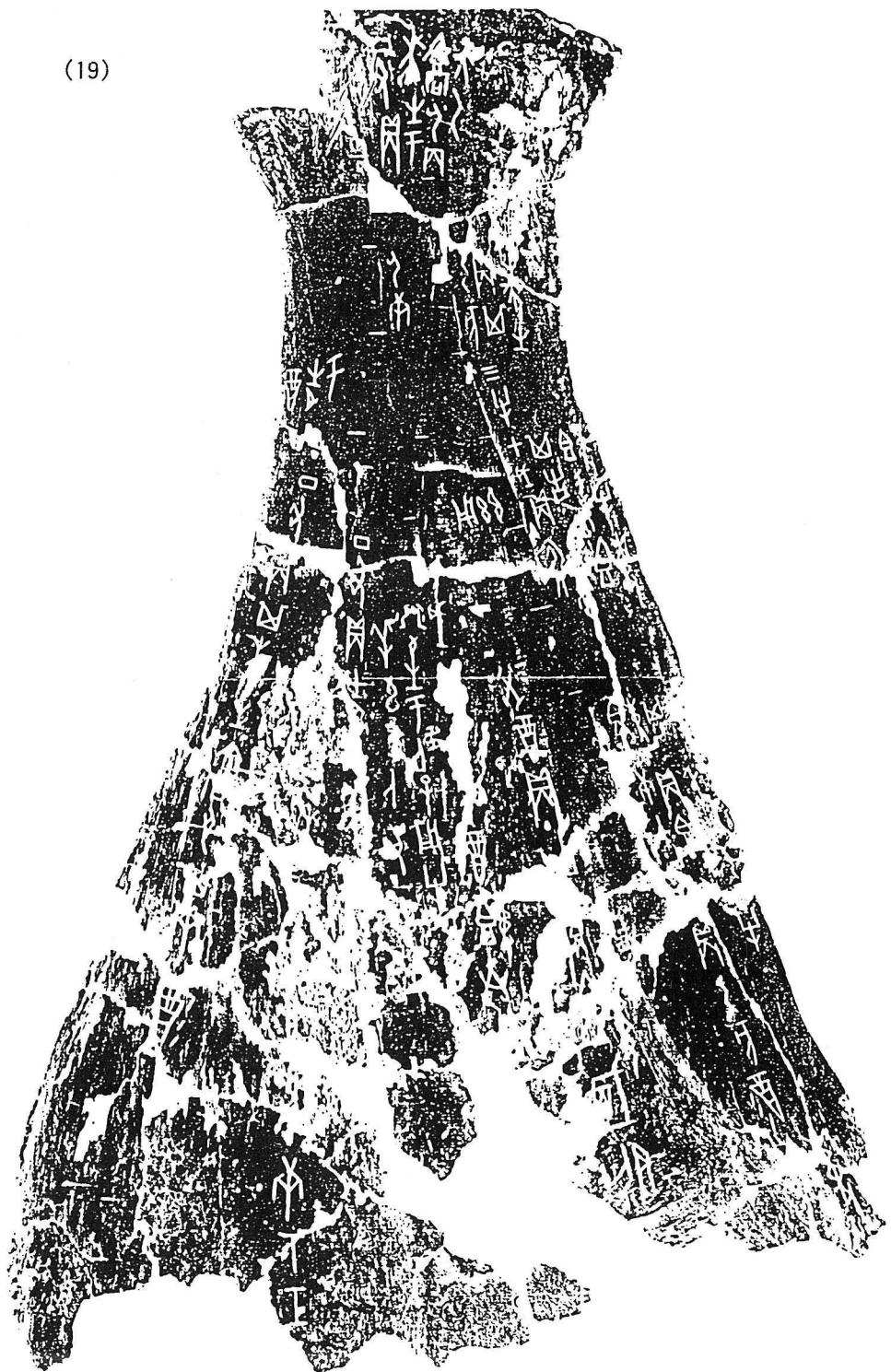


(1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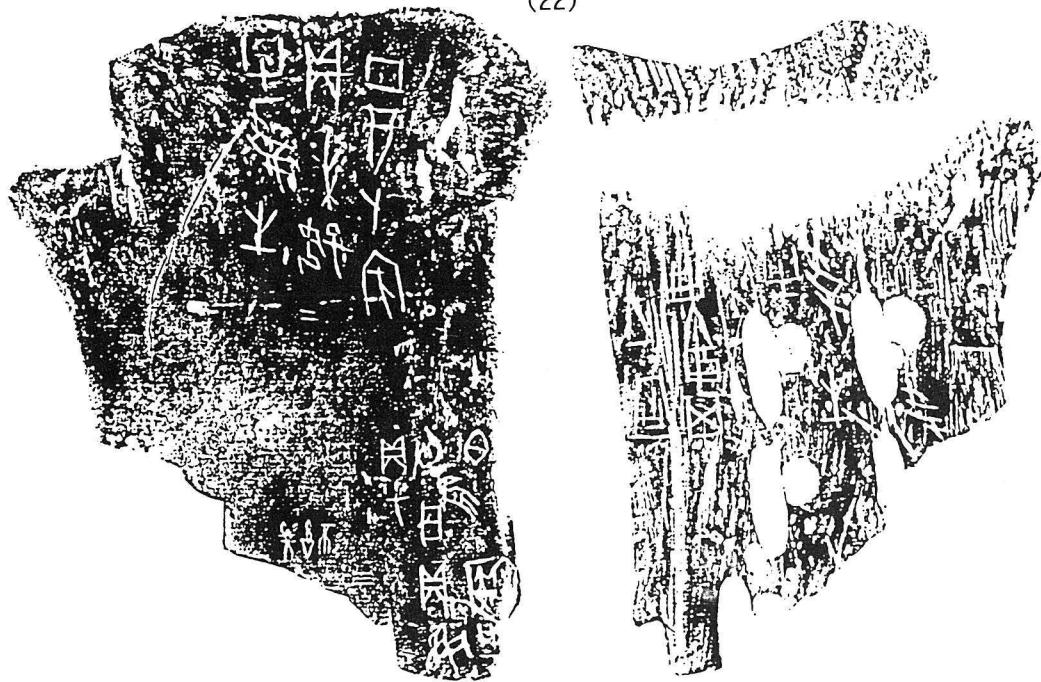




(19)



(22)



(21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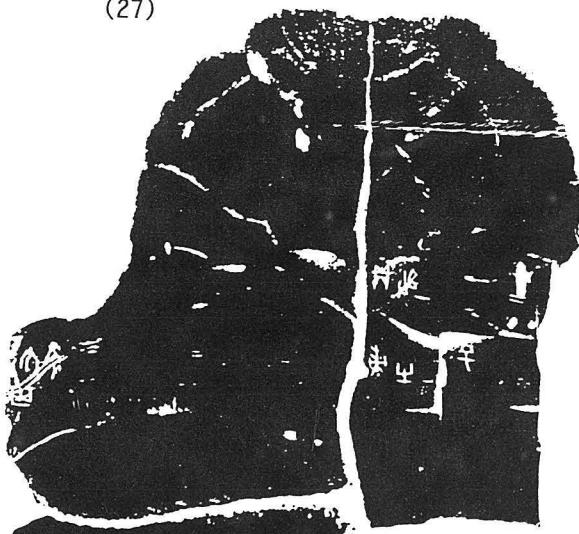
(20)



(23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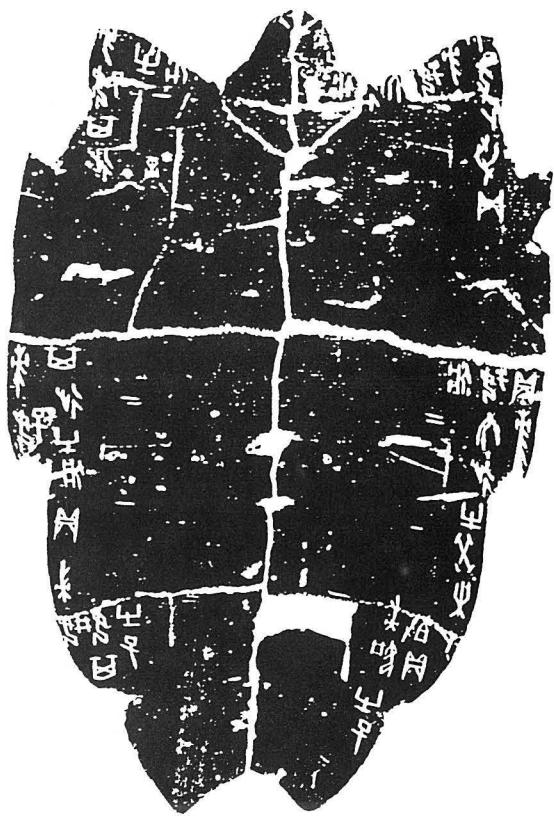
(27)



(24)



(25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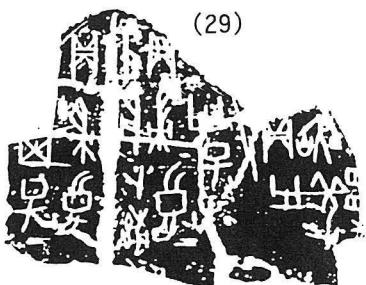
(26)



(28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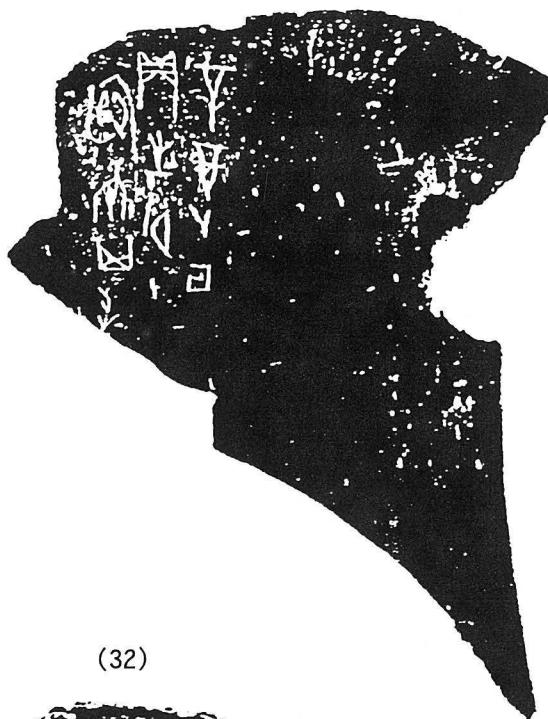
(29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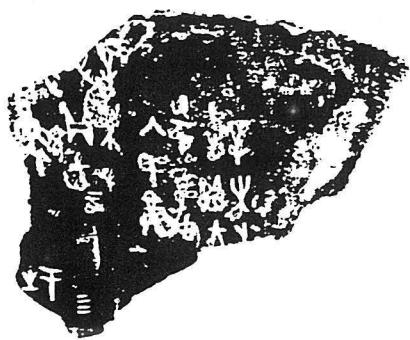
(30)



(31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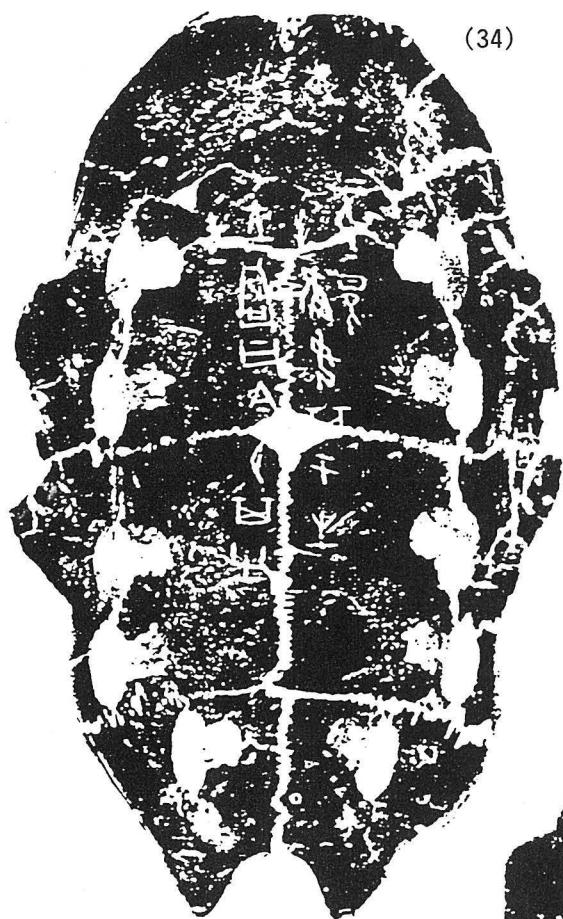
(32)



(33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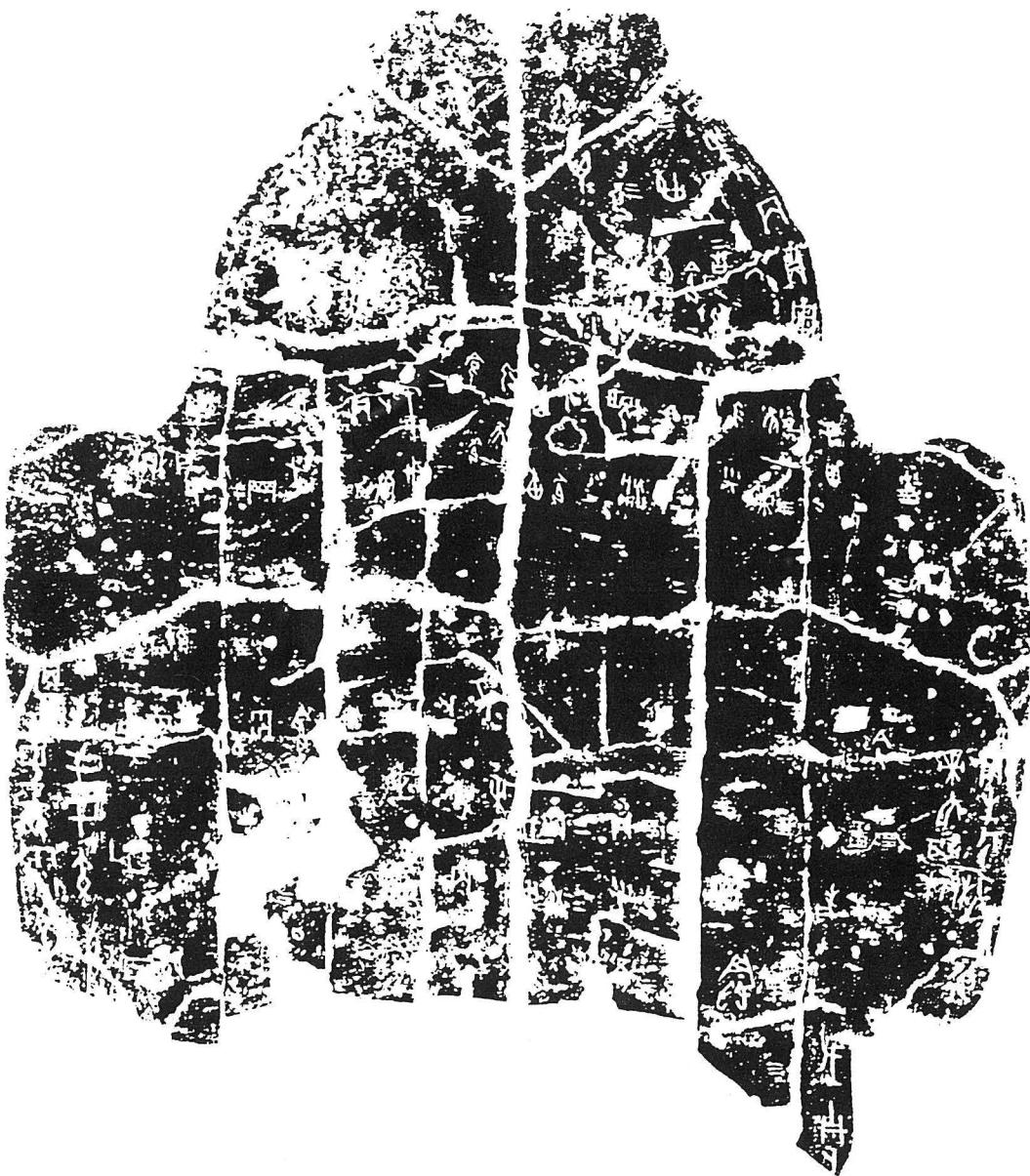
(34)



(36)



(35)



(37)



(38)



(40)



(41)



(39)



(4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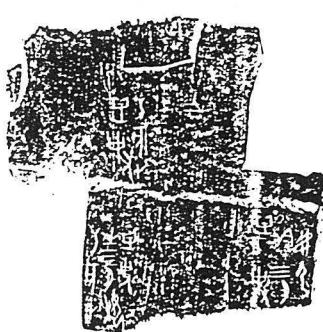
(43)



(46)



(45)



(44)

